

人 與 雄 英

著 良 培 向

海 上

行 印 局 書 智 啓

1929

目錄

垂髮·····	一
內底觸·····	一一
爲人類·····	一九
悽傷的故事·····	三三
蘇麗君·····	六一
三王塚·····	八三
在堤上·····	九九
無名之作·····	一一九
被遺忘者·····	一三九

英雄與人

向培良著

垂髮

大概是早上六七點鐘的時候，風又刮起來了。

因為晚上睡得太早，他這時已經醒來，僵直地麻木地在他被子裏躺着。

他最先聽見有聲音，像一大羣鳥在他屋子頂飛過，破的門便振撼，窗紙憤怒而且慘傷地嘶叫着。他感覺到冷和瑟縮，於是他把頭轉了一下（頸頸非常硬）。他的腳蜷縮起來，下面的一隻手伸到膀中去了。

他覺得冷。

這麼活動了一下之後，他發覺了他的腿和背，他的腰，以至於他的頸頸都麻木酸痛，有如他做了過多的工作。

他身子底下是硬硬的，他身子上面也是硬硬的，硬硬的而且沉重。

所有的東西他都搬到被子上面去了，所以隔離他和兩塊木板之間的就只有一條布。這兩塊木板間，却有着非常大的衝突在，牠們永遠不肯合作。在他擱頭的地方是外面的一塊比裏面的一塊高出兩寸，但到他擱腳的地方却比裏面的低下了；所以每次他安放他的身子的時候，他總得很小心地決擇二者之一，絕不能讓他的身子有躺在兩塊木板之上底餘裕。

所有在這屋子裏能夠找到的東西，他都安置在他的身上了。這樣便在他的身上成功了一座沉重的山，而特別是壓在他的腰腹部，常常要使他感到難受。但是他不能夠去掉這個。沉重的感覺可以使他聯想到溫暖，雖然沉重並不能產生溫暖。沉重的壓力達到他身上時，他可以意想他已經暖了，可以使他得到安慰。在他身上的是一條小氈子，一件破舊零落的外套，一堆黏滯的不斷地揮發出氣息的襪子，被單，髒而且破的裏衣，他白天穿的衣服，夾襖，而托着這些的是一條棉被

這是一條奇特的棉被。

牠已經很老，仰臥着，因為牠的肚子上已有了一條大的裂縫。在牠腹上的山挪動時，便可以看見一些白的東西從裂縫裏伸出頭來。從天氣初冷的時候，牠已經這樣躺着，沒有更換過位置。牠與牠主人的頸頸接觸的地位，已經由灰色變成污泥的狀況，黏膩膩地，發出一種觸人的氣息。而在污泥狀的地點中，有一條條灰白色的縫，不規則地排列着。被子裏面的棉花，都各自獨立起來，成為部落政治。牠們在他的肩部集起了一個大的堆聚，永遠不能使他把被子嚴密地扯攏來，以拒絕冷風之侵入。而在別的地方牠們却跑開了，譬如在他的腰間，留下很大的空地。這一條奇特的棉被，你要是揭開被面去考察牠的內容時，將發見牠如一片沙漠，全部由沙的堆和谷所組成。牠裏面保存着脚的臭味，汗的臭味，以及灰塵沙土的臭味。

風在外面叫號，他想把頭縮進去，但是遭裏面的氣味拒絕了。他伸出一隻手，把衣服扯過來，緊緊蓋住他的頭。

三月以來，他陷於失業的狀態中。以前他在一個學校裏當書記，有十四元一月的薪金。感謝學校當局特別體恤小職員，他的薪金，大概可以拿到六七成，這樣便能夠使他生活下去。三個月來，他盡力尋找職業，但是不成功。現在，爲減損生活力底消耗起見，他儘他的力量睡，這樣他便可以簡省了燈油和煤火，並且飯食也減到每日一餐的程度。

每一天早上，他已經醒了，便狗似的蜷臥在他那沉重的山下面感覺到寒冷，餓，同一種無名的空虛之感。背脊和腿和頸頸都僵硬，脚似乎已經從他身上離開，而他的嘴有着微苦的乾燥的味覺。這樣，他便把衣服扯起來蓋住他的頭。早晨的陽光，宣布一次新的生命之開始的，給他以痛苦和惘嚇，他閉上眼睛，但是陽光仍然從薄薄的眼皮射進去。他把他的頭嚴密地蓋着，不讓有一點光線透入。這

樣却使他不舒服，在他鼻子前有熱濕的氣息，但是這樣却使他能夠為自己造出一種黑夜仍未消逝的妄覺。在黑夜，一個人是不需要活動的，但是白天却驅逐着你前進。

他這樣躺着，睡眠已過度而消失了，但是因為疲倦和衰弱，因為寒冷，他耗他的腦筋又陷入一種迷朦的狀態。他聽，但是聲音却未曾入他的耳朵；他夢，但是他自以為他是醒着；他的肢體在休息，但是他的頭腦却做着更其混亂更其勞人的工作。被子裏熏蒸的氣息和牠底板硬與沉重使他永遠是困擾着，在不同形式的環境裏，使他不能安靜。

他醒了，他躺着。

生底音樂在他週圍奏鳴。

在他窗戶後面有人走來，停了（他聽見聲音），隨後是脚步底離開。這聲音使他戰慄。他覺得有脚步踏在他那板硬而沉重的山上面，從他脚那方開始，一下，

一下，經過他的腹和胸（這使他異樣難受），停在他的頭上。他的頭有如戴着石塊，他覺得有水淋在他的頭上，黏膩膩地而且冰冷，而且發出薰蒸的氣息。但最使他戰慄的，是這個不可抵抗的聲音，穿透了他的防障，告訴他生命已經掣動着在。

那個年老的長班在院子生火。他看見他那極狹極長的黑褐色的臉孔，裹在一條濕手巾裏，像暗夜所遺留下的精靈。他看見灰色的烟從拔火筒裏逃出來，擁擠着，互相追逐，消散在青灰透明的凍凝的空氣中。他看見火簇；火簇的舌頭有如蛇侶，伸長，帶着輕蔑的瞥視，舐着他的臉，在他臉上散佈着一塊塊麻木的皮膚。他的腳被寒冷所追逐，於是縮回來；但是寒冷隨即侵佔了他的腳所讓出來的地位，又向他追逐，一直到他的兩個膝攔在的胸前。

按着一定的時間他在外面叫賣的聲音，又開始他們的呼喚了。

牠在外面團聚着，窺伺着，一等到窗紙底嘶叫稍微休息，便立刻以一種匆忙和驕傲的態度擠進來，充滿了全屋，於是立刻又帶着牠們的俘獲消逝了。牠們到

屋子裏來；像一個不住搖撼着的胖漢，使一切都受到振動；像一個尖銳的角，立刻地停在空中，升起來，升起來，於是跌落下去；像一羣受驚的小動物，以眩人的速率向各方面跳着逃跑；像一塊極大的冰，把空氣都拘聚攔，凍凝成凝固的一團。牠們固執，驕傲，頑皮，而且殘酷，繼續地在他的腦子裏碾過。

他揭開他頭上的衣服，陽光迅速地給他以銳利而又笨重的打擊。於是他再回到他原來的地位，重新播成他的黑夜。但是饑餓迫他不能安靜。很早以前，他嘴裏已經有了微苦和乾澀的味道，現在，乾澀擴充到喉部；他的口腔似乎充滿了一種無形的東西，又像是被彈簧從後面把他口腔裏的筋肉緊緊地扯着。他的胃抽搐，像他吞下了一大塊冰，他的腦袋在頸上浮着。

起來以後，他最先便實行他的報復，向那在夜裏給他以困擾的小動物報復。他從被子裏伸出半截身體，披上他的衣服，於是把他的襯褲脫下來。這是一條已經變成灰色的褲，兩膝和褶都有裂口。他拿着襯襪，反轉來，在衣縫裏發見

一個蝨子。這是一個橄欖形的半透明的小動物，安閑地伏在衣縫裏面，人的血停留在他的胸部，成爲黑色的一小點。牠被發現，却並不逃避。於是他把牠夾在他兩個拇指甲中間一壓，發出輕微的爆裂的聲音，在他指甲上便留有黑褐色的污物，同蝨子的屍體。

他繼續尋找，從褲腰到褲襠。

這時候他的腿埋在被子裏面，腰擱着，頭俯向前。他忽然覺得有東西遮住了他的眼睛。

已經有三個月沒有理髮了，長的頭髮從他頭頂墜落下來，左邊的一綹，覆住他的眼睛，直垂到嘴角，右邊的一綹，輕輕地掃在他的臉上，本能地他一仰頭，這些頭髮便跑上去了，停在他耳後。他再低頭，牠們又落下來了。

一種已經遺忘了的情緒和對於這被遺忘了的情緒底眷戀從他心裏抬頭來。他的歷史裏，許多許多年以前，曾經刻畫着這麼一頁。有一個臉子（現在這

臉子他已經忘記了），那上面正垂着這樣的兩辮頭髮，秀美而且溫軟，從眼角旁邊一直流到面頰。當那個臉子搖動的時候，這頭髮便退開，停留在耳後；或者，牠用力一仰的時候，頭髮便回到頂上——但不久又垂下來。曾經有許多的時間，他的眼停留在這臉子和垂髮上，停留在這搖動和一仰的姿式上面。他曾經把他自己的頭髮留起來，但是他的頭髮非常僵硬……

以後他被一隻枯瘦堅強的手捉進社會裏去，他的手抄寫，抄寫，而又抄寫，直到現在，一切都遺忘。

他不再搗捕蟲子了，起來，找到一面昏暗的鏡子。牠躺在一堆破舊的報紙裏面，失掉了框和背，並且有一隻角已經打去；牠上面滿刻條痕和斑紋，陳舊，污穢，正像他躺在他的被子裏。從這面鏡子裏他發現了一個臉子，灰污，瘦陸，但皮膚却漲大，像已從所附着的筋肉脫離，兩隻空洞倦怠的眼睛裝在上面。有黃褐色的眼囊堆集，在眼角傍邊。有兩辮垂髮，枯黃中夾着白的絲，有灰塵在上面集

滯，但很柔軟，從眼角流到面頰。他搖動他的頭。這頭髮便退開，停留在耳後，他再用力一仰，那頭髮便退回到頂上——但不久又垂下來。

風吼着，破的窗紙憤怒而且傷慘地嘶鳴。微苦的，乾澀的味侵滿了他的嘴，侵滿了他的喉部。腿在他身下顫抖；牙搖動起來，互相衝擊，發出「打打打打」的微響。

於是他走到長班向兒，向那裏着濕手巾的老人借到一把剪子，用他自己的手慢慢地剪他的頭髮。凌亂的短的頭髮，滿集在他的肩，背，和胸前。他站起來，振掉這些，嚴重而且用力，有如要振掉了那些煩人的思想。

他起來，走了出去。

肉底觸

從他的朋友家同來的時候，大約在下午五點多鐘。他在朋友家吃過午飯，飯後睡了一覺，睡醒起來，覺得非常不舒服；腦子很沉重，背脊也有點痛，精神比未睡以前更覺得倦怠了——午睡沒有暢遂的青年人常有的現象。他便辭了朋友出來，但並不一直回家，却從繁華的街道繞灣子。

街上滿滿地陳列着各色各樣的紳士，太太，小姐，先生們。他們快樂，光明，華美，而且鬆懈。他們優雅的腿移動着他們小的腳，在平滑的側道上走着舒展的步子；他們的手有姿態地搖動着，衣服發出低低的歌唱的聲音，同一陣子香氣。

那些年青的小姐們把他的眼睛吸引去了。他從她們的臉上找到被剃鬚了，然後用眉墨畫成彎彎的長長的眉，找到用夾子夾成弧形覆着兩耳的垂髮；在他們頭

頸後找到沒有被短髮覆蓋的髮根底新鮮的青色；在她們的胸前找到隱微的凸起，雖然被衣服約束着；在她們的腳上找到緊壓着腳背的皮條，腳背上的肉便凸出來，爲皮條範成各式的圖形。這些年青的小姐們有的與年青的先生們並着走，有的同她的伴侶或者獨行。

他迷醉，但是這迷醉却引起他的感傷，對於青春之虛度的感傷。（他並不想作詩，所以沒有注意到感傷是爲詩哲所禁止的。）我們可憐的他已經二十三歲了，但是上帝從來就沒有給他一個與女人接觸的機會，即使在兒童時期；他永遠是孤另另的。

他對他自己說：『沒有女人的生活是怎樣空虛呵！沒有愛者的時光是怎樣孤寂呵！我應該有一個愛者；我們將互相溫存，體貼，將互相擁抱，我們的靈魂將合而爲一。』

『是的，我應該結婚了。戀愛着戀愛着而沒有伴侶是怎樣窘人呵。追求着追

求着而沒有結果是怎樣無聊呵。是的，我應該結婚。從前我父親曾經給我提過婚事，我傻子般拒絕了。真的。難道結婚後就不可以進行戀愛嗎？況且結婚雖然得不到愛情，至少可以得到女人。我現在已經到了結婚最好的年齡；要不留心，牠便將於不知什麼時候跑掉了。」

『爲什麼女人們都不愛我呢？我年青，活潑，臉子不壞，並且很有天才。爲什麼女人們都不愛我呢？』他這樣想着，便起了一種復仇的心情：『我也不愛她們，她們都是些卑賤的東西。我確實不愛她們。』

爲了實行他的決心，他便從側道上走開，不再看女人了，走入一輛向他家那邊去的電車裏。他找到一塊地方坐下，沉迷在他的幻想裏。

『我將走回家去，在我父親面前說我已經悔改，我情願遵行他的一切的旨意。他一定急急替我定親（也許他意中已經有好幾門相當的人家了）。我便趕快結婚；結婚以後，我將握着我妻子的手，向一切的人，尤其是那些不愛我的女人，宣

告說：至少已有一個女子是屬於我的了！』

一種輕軟的觸動，在他的膝上，把他拉回來了。他的膝遇見另一個膝，同時一陣溫熱的香的氣息吹入他的鼻孔。他抬起頭來，偷偷地（他不知道爲什麼要偷偷地），向旁邊望了一下，一隻絕大的珠串耳環，差不多垂到肩胛，同一些亂的（但是怎樣優美而諧和呵！）頭髮，他馬上知道了一切。他又低下頭去，一條碩大無朋的豐肥柔軟的膝便橫在他的眼前，他看見牠的肉條紋。這條膝如此地大，如此地誘引着，如此地不可思議，幾乎使他窒息了。他恐慌，但又十分好奇，或者可以說十分羨慕。所以每次電車震動得很厲害時，他便試着自己的膝給那神秘的膝一下觸動，但是輕輕地，十分小心的，使他的膝顯得是偶然的觸動。而每次都是：一陣溫熱的香的氣息，一陣心底跳動。

不知道什麼時候進來了許多乘客，有些小姐們沒有座處，他便起來讓座。雖然他坐在那兒覺得非常美滿，舒服，但是他覺得在電車中給小姐們讓座是分所當

爲的。他是一個儒雅的君子，所以絕不因爲自己的舒服而疏忽了禮節，忘記了義務。他終於站起了，雖然也不免有點惋惜。

他用他眼看着乘客們的臉子：一個胖大赤色的，鼻子埋沒在下頰的高峯裏面，眼睛被厚重的眼瞼壓着，幾乎找不見；一個長的高頰骨的，再加上光頂的瓜皮帽很像一粒枯乾了的橄欖，又一個從鼻孔到嘴角畫着兩條輕蔑人似的底條紋。他看着這些，終於在他後面發現一隻手。這隻手從圓削軀垂的肩頭伸出，優雅地向上彎曲，握着車上的籐環。他從籐條往下望，看見緊握着的長指頭，看見圓實的小腕，看見柔潤的下臂（上面貼着雪花膏的痕跡），看見平滑的肘節，看見豐肥的上臂的一部份——寬大的衣袖從牠那兒褪落，懸在底下，隨着車底顛簸而蕩動。他想要再往下望，但是被衣袖隔住了。

青年女子的身體與青年男子底有什麼神祕的分別，他不曾知道。他願意知道，他想看。他想：『外衣的袖子是這麼大，不，連裏衣的袖子也是這麼大，並且